

第六届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品评论

开阔深邃的“个人史”

——评大解诗集《个人史》

□陈超

我们生活在资讯膨胀、沟通便利的时代，但是奇怪的，这又是一个内心封闭，彼此客气而隔绝的“陌生人社会”、个体原子化社会。对许多诗人来说，既然置身“个体原子化”中，诗歌就围绕“自我表达”。而我以为，恰好由于这样，诗人更需要重新考虑如何使我们的诗歌在公共空间和个人生活空间中开阔地、纵深深地穿透，而不应过度自恋于私人化叙述中的狭隘的“我”。非此，就会日益减缩诗歌的能量，使诗歌失去视野，减少文化推进力，甚至还影响到它的语言想象力、摩擦力、推进力的强度。

我不提倡宏观、笼统地处理时代历史，而是希望紧紧抓住个人生活观感的某些瞬间，机敏地闪进历史生存境况，以一个小小吟述点，自然而然地拎出更博大的生存情境。今天，有活力、有效的诗歌，应在对个体经验的剖露中，表现出一种在偶然的、细节的、叙述性段落和某种整体的、有机的、历史性引伸之中构成的双重视野。大解的《个人史》及其他一些作品，更加重了我的认识——优秀的诗人完全可以将“个人史”引向深邃和开阔。

正是这样的自觉使大解的诗兼具有旷达自信的现代艺术活力。歌德说过：“健康的努力，借助于从内心迈向外部世界”，大解的心灵感知是健康、纤敏而新奇的，他既凝神于自我，又用扩大的自我来观照丰富的“外部世界”。这部扩大了“个人史”“把我拽进了诗人，要他发声，要他歌唱，要他‘数到一百’地——命名。

大解诗歌的修辞基础是先锋性的，但所处理的情感经验却没有依循某种自我迷恋不断“朝里走”的写作势能，而是另有天地，写出了真正“言为心声”的诗歌。他以个人化的细节吟述方式写出了尘世的混茫和辽阔、民间烟火的恒远、农业的醇厚和艰辛，母亲们的“圣恩”、底层人的悲欢离合和桃红柳绿乃至灵魂超越的可能性，如此等等，这一切挥浩流转，犹如天道的汩汩轮回。“地球是个好球，它是我抱住的唯一一颗星星。/多年以来，我践踏其土地，享用其物产，却从未报恩。/羞愧啊。我整天想着上苍，却不知地球就在上苍，已经飘浮了多年。//人们总是误解神意，终生求索而不息，岂不知/——这里就是高处——这里就是去处——这里就是天堂”。《天堂》

读这样的诗，让我宽怀而缄默，大解许多诗歌的语境很宏阔，但着力点又是具体真切，体现出他个人化的“小就是大，少就是多”。大解的诗歌题材广泛，其中最令我倾心的是那些既能体现“天行健”，又能接通地气、带着个人化修葺的大地之歌，如中型诗《西草地》《史记》《有神记》《老王记》等等。这类作品虽与乡土中国有关，但大解并不是一个典型的乡土诗人。在他的诗中，“村庄”、“土地”以及农事、农作物这类词语不仅是特定题材概念，甚至也不仅是有关地缘的概念，同时还还是人类存在之根的大地及“乡土中国”的民族精神、民族文化的隐喻和转喻。诗人总是先款款咏述着乡村的细节物象和情境，而待他猫足加速度势能，便有把握地轻逸跃起，自如地抵达一种带有超验性的生命体验，它们共时性地通向历史和今天、个人和族群、自然和生命、日常生活内部“光明中的神秘”：“我看不见他/他经过的地方/阳光几乎混杂着清风//那里的时间是松软的/没有来者/他几乎把时间穿出一个洞//我记起来了/他曾在我的体内居住/从前我们乃是一人//他有探知的欲望我没有拦住/我知道他还会回

来 他是我的灵魂。”(《他人》)

大解不仅处理“我和自然”、“我和生活”的关系，同时也凝神于“我和‘另一个我’”的关系，这也是使他的诗达到了篇终接混茫的开阔境界。大解诗中的“说话人”常常以单数第一人称“我”出现，但实际上这是个“多元第一人称”——既是一个“我”，又是一个“他人”，或“我们”(诗中多次出现的“老王”/“王说的话”亦是语义含混)。这是一个去过时间深处，贯穿历史、瞻望未来的人。诗人的命名力量不仅通向过去，重新呼唤和吟述逝去者，为我们的生存作证，而且通向未来，“时间使我变厚 它不断增添给我的/都有用 有时我穿过一个个日夜 回到遥远的往昔/只为了看望一个人。”(《个人史》)

大解的另一部分诗歌主要处理日常生活题材。但与口语流行诗的单一时空和精神维度不同的是，其诗在真切的生活细节表现下，潜藏着一种诚挚阅读下“沧桑”与感恩“彼此渗透的生命感觉”。这些诗依然在当下和形而上之间游走，并使预叙、现在时、追忆三重时间彼此穿插着，拓宽了我们的经验畴域，既使我们置身其中，又使我们超越具体情境之外，感受到生命的欣悦和疼痛，感恩与宽怀。诗人这样写《百年之后》：“百年之后 当我们退出生活/躺在匣子里 并排着 依偎着 像新婚一样躺在一起 是多么安宁//百年之后 我们的儿子和女儿/也都死了 我们的朋友和仇人/也平息了恩怨/干净的云彩下面走着 着新人//一想到这些 我的心/就像春风一样温暖 轻松/一切都有了结果 我们不再担心/生活中的变故和伤害//聚散都已过去 缘分已定/百年之后 我们就是灰尘/时间宽恕了我们 让我们安息//又一再地催促万物 重复我们的命运。”这是一首“寄内”之作，诗人将这个传统的题材翻出了新意。诗人巧妙地将其本土语境设置在“预叙”的未来，让过去——现在——未来融为一体，以求更深切地表达悲辛交集的复杂生命感受。这里情感负荷最大的词语是“宽恕”、“安宁”、“恩怨”、“命运”，在诗人明澈甚至乐观的情感下，也有着他对此生生存、命运的深深叹息和对未来的祈愿。这是一个感受到生命流逝和生活擦伤的诗人，但依然坚信真善美的可能性，依然保持生活的信心和勇气，这使其作品兼具了较为宽阔健康的胸怀。

近年来，大解的诗歌在此基础上增补了一种面向更高的超越性，谦卑自省而不失尊严的声部。比如《天边》《越走越少》《低头》《感恩书》《个人史》《秋风辞》《星空》《秘密》《秘密》《造物的原则》《羊群的叫声》《失踪者》《人群的去向》等，都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对于夜晚我们有太多的埋怨/现在我坐在石头上 紧盯着一颗星/说出了相反的话 说完我就站了起来/因为回声引来了福音//此刻 入睡的人们已经熄了灯/释罪者在忏悔之后也获得了安宁/我略微知道一些远方的消息 就起身/把心抬高了一些 是在/在星空之下 不会有狂妄的人。”(《星空》)我们不仅要看到大解近年写出了许多此类试图濯洗、升华灵魂的诗歌，还应该注意它们是在一个欲望、利益横绝天下的社会语境中推出的。这体现了大解生命意识和内心道德律的合一。经历了诸多国家事天下事、渐入“耳顺”之年的诗人，心境更丰富复杂，但也更清晰，显出自知自明、万山涤荡，坐看云起之态。不过，这个“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的人不是一个隐逸者，而是缓缓

翻起自己的大半生，慢慢读，眼泪流往内心，洗涤一生的尘埃，内省忏悔，沉思默祷。

大解的心灵反省和文化批判首先指向自身的“虚伪贪婪懦弱愚昧浮躁狂妄”。在《忏悔录》中诗人写道：“原谅我吧 看在我近年百岁的岁数上/让我把虚伪贪婪懦弱愚昧浮躁狂妄等等/所构成的人生败笔一一找出来/让我认错 羞愧 悔悟/眼泪流往内心 洗涤一生的尘埃/让我弯下腰 向好人鞠躬/向坏人和可怜虫表示怜悯……/除了爱 我没有别的选择/信仰使我确信 身体之外/还有一个更高的自我 他已超越了悲欢/正引领着我的生活//而现在 我必须回头/把命里的杂质剔出来/用刀子 剔出有毒的血肉……”所谓“身体之外还有一个更高的自我”，这个更高的自我确非狭隘的我，而是开阔深邃的扩大的我、超越的我，是内在道德律所召唤我们的类宗教(或曰灵魂超越)情怀意义上的“自我”、“大爱”的人生观。在大解诗里，早期那种带有强大的自我中心意味的道德感，最终被修正为一种自我追问、谦卑感恩的精神状态，使他的诗具有了直指人心的精神动能。

诗集《个人史》中的大部分作品都有鲜明的抒情性。但它们不是类型化的道德自嘲和单向度的滥情，而是在整体的浓郁的情感氛围中，真切地包容了个人本真的身世感、经验细节、良知的冲涌、生命记忆乃至自我盘诘与忏悔。这些诗温情而健壮，语感清澈却又有着灵魂内凝的旋涡。一个本真的个体生命被我们更准确有力地觉察，在开阔的存在揭示里，个人深邃的心灵也得以照面。

大解的诗拥有个人化的语调和气息，在语言方式上不拘泥一端，而是自如地在口语和隐喻间穿梭，显得真切而灵动、踏实而隽润，经过淬砺又像是脱口而出，单纯又有骨子里的丰富感。于诚朴中求真切，于直接中求隐奥，有着内在、湿润而透明的质美、恬念、友善，触动你的心房。比如这样的句子，“南风来了 石头躺在树荫下乘凉/新娘的麻雀脱下小棉袄 幸福地为第一枚蛋宝宝取好了姓名……/南风吹来 万物都在彰显着活力/我用袖子擦去汗水 快步走着/仿佛体内住着一个新人”，“随着夕光渐暗渐淡，水鸟漫天飞舞/来自远方的云片正在赶往天堂/我就不去了。我还有事/你没我竖起衣领，缩着脖子/正在扎根，用生命抵抗这要命的凄凉”。好的诗歌需要准确，但也需要精敏的想象力；语言的箭矢在触及靶心之后，应有进一步延伸的能力，所谓的诗性就存在于这种高电荷的想象力的双重延伸之中。大解的诗歌既有鲜活的直击性，还有我们的目光和语义不能透入，但可以更深打动我们的“幽暗成分”。这得益于诗人的自我提醒，为写作中自然地出现的那些“陌生的投掷者”留出了一定的空间。

大解的诗在个人话语与历史话语、个人化的形式技艺、思想起源和宽大的生存关怀、文化关怀之间，建立了一种深入的彼此激活的动能关系。他在真切的个人生活和具体历史语境的真实性之间达成了同步展示，最终提取出在细节的、匿名的个人经验中所隐藏着的更开阔深邃的精神品质。这就是我眼中的大解，一个将“个人史”引向开阔深邃的诗人，一个不之厌烦辛劳阅读，而能健康沉稳地面对生活的吟唱者。正如诗人博斯凯所说，作为诗人个体无疑要追求有分量的“一”，但不要忘——“成为一，是自知责任重大”。

短评

救赎，在路上

——读王宏图长篇小说《别了，日耳曼尼亚》 □李丹梦

《别了，日耳曼尼亚》已触到这种境界的边缘，但并未捅破。

小说落笔不俗：两对情侣——钱重华与顾馨雯、刘容辉与尤莉琳共同组成Quartet，他们一同研读圣经，立誓保持纯洁透明的友谊，彼此绝不猜疑、妒忌。显然，作者是在尝试构想一种新型的城市人际关系。虽然这个Quartet很快因钱重华的留德计划与顾馨雯、尤莉琳二人的争风吃醋而分崩离析，却自然引出了小说的主题基调：由欲望与救赎缠绕焦灼而成的二重奏。作者此后对救赎的描述总体而言不够彻底，这不仅是个想象力的问题，恐怕还有对“欲望系”人性本质的悲观认定在暗中作用。在设置人物关系及推动情节方面，欲望一直处在核心的地位。但救赎的冲动并未消歇，它与欲望不时碰撞，迸发出刺耳耳厉的音响。荒诞悲剧的故事由此繁衍出来：被女友抛

弃的刘容辉对癌症女孩的关怀怜惜竟是为了目睹女性身体的毁灭以获得隐秘的报复快感；中年夫妻钱英年与张怡楠那各有外遇又相依为命的别扭……没有纯然的善与恶，救赎的细流从欲望的缝隙中缓缓淌出。

《别了，日耳曼尼亚》对于城市人精神救赎的探索集萃了颇多现代症候。在当下不无普泛意味，一个至为关键的共鸣就是救赎与欲望呈现同样的“有”之逻辑。作品结尾处，重伤初愈、丧父失恋的钱重华到意大利旅游，在辉煌雄伟的罗马广场与梵蒂冈教堂里获得了暂时的心灵平复。他迷上了摄影，取景框中浮现的五彩斑斓的影像比真实的生活更能吸引他，它们更加完美，更加无懈可击、异想天开。不仅如此，每张照片都烙上了自己的印记。钱重华计划将照片累积起来，有朝一日它们就能勾勒出完整的世界。这种摄影筹划及取向，实

分享一段有趣的人生经历

——读李潞长篇小说《爱@三里屯》 □庞俭克

这是，老严、柳榕与辛杨以及喜欢老严的王蓉都做出了几乎一致的选择。柳榕觉得辛杨更适合做老严的伴侣，于是选择主动离开。辛杨听到柳榕出车祸受重伤的消息后，认为自己不能对不起柳榕，也选择了悄悄离开。老严守在柳榕的病床前，想到了柳榕种种的好，最终把离婚协议书撕得粉碎。王蓉也因为想成全老严而远走德国。老严的选择让我看到了传统文化的强大力量，看到了牺牲、责任、担当。

小说人物有30多个，让这么多人物都在小说中站起来确非易事。小说中的另外三个男主人公，无论自营公司、风流倜傥的单身主义者林秋、三次恋爱未果的车震，全身心投入事业中去的老李，都无一例外地各自遭遇了个人感情生活的波澜。虽然他们对此的处理方式不同，但有一点是一致的，那就是很严肃认真地对待感情，不游戏感情，不游戏生活。

小说中的女性人物有血有肉，性格鲜明。韩梅的出场不多，都和辛杨有关。辛杨第一次参加老严的聚会，是韩梅带过来的；辛杨忍痛离开老严飞去泰国，也是听了辛杨的建议。韩梅的每一次出现，对故事情节的推动都有点睛之妙。老严的妻子柳榕着墨不多，但却颇见作者的功力。她在老严被辛杨的前男友撞伤后，作为主刀医生为老严做手术。此后，她在得知辛杨对老严的深情后主动提出离婚。

在老严极不情愿地签字后，她却在参加医疗队下乡的路上因车祸受重伤。当老严把双方都签了字的离婚协议书撕得粉碎时，她双眼模糊着说：“这又何必呢？”她的清高、严谨、得体、彬彬有礼在作者笔下纤毫毕现。

小说中还有一个女人让人过目难忘。这就是多多。作为林秋的前女友，她在小说中只出现过两次。第一次出现在

为一个著作写作立场与救赎哲学的夫子自道。作者城市乃至人间的漫游者，以美的呈现来承受驱遣克服间虚无与无意义对自我的灼伤。这里的美，即是意义本身与生存的图腾。无论是圣洁庄严的教堂，还是异彩纷呈的美之影像，都遵循调视觉或“看”的喜新厌旧、落实满足原则，这跟欲望对玲珑身体、稍纵即逝的波俏眼神、迷人微笑的追逐沉醉，在思维逻辑上并无二致。救赎在下一个极致的影像中，“每张照片都要深深烙上自己的印记”——它等于坦白了那基于自我充实重构的救赎/欲望意念。

《别了，日耳曼尼亚》语言华美，这不单是作者学养与西洋文学情趣熏陶的结果，更是其救赎哲学的语言实践。它让人想起约翰·博格的话：“将事件化为语词就等于在寻找希望。”作者如同虚无世界的孤独园丁，每一个名词的荒芜栽植，每一个形容词的抚慰浇灌，都是一次自我说破的希望集结与绽放。很喧闹，但偶尔也会露出破绽，小说中不时出现深渊、窟窿、空白之类的字眼，叙述的反应很强烈，用的动词是鼯露、鼯露、鼯露、鼯露……显然，这是“无”的末期来袭，叙述人被击中了。他摇晃、抽搐了一下，又开始了唯美的歌唱……

林秋和老严等大学同学的聚会上，多多因穿着镂空上衣被车震幽默。她第二次出现时，直接找到了林秋的前女友于娜，向于娜出示了手机中保存的新照片，与林秋在一起的床照。于娜愤怒之下向熟识的林秋泼洒花露水，并要灭火。这件事，也让林秋对男女之爱彻底绝望，辞职去了丽江。其他人物如大吉普等虽着墨不多，但都恰到好处，既是情节发展的需要，也是丰满人物性格的必然，大吉普的沉浮命运也跃然纸上。

小说《爱@三里屯》讲了一个好故事，它贴近时代，情节跌宕，不同的读者能从作品中读到不同的感受。同时，小说人物性格鲜明，无论男人女人，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都带着那个时代的特征，栩栩如生，呼之欲出。此外，无论交代环境，叙述故事，还是人物语言或心理描写，小说中没有冗长沉闷的句子，也没有故作深沉、生僻的字词，让人阅读起来很轻松。

阅读《爱@三里屯》让我感到，读一部有故事的小说，感受有故事的人物看到的、感受到的最开心、最难忘的岁月故事，并从中体会人生应该珍惜的青春成长和爱情，是一件美好的事情。

■新作快评 秦岭短篇小说《女人和狐狸的一个上午》

《人民文学》2014年第9期

人性是小说永恒的主题。秦岭的短篇新作《女人和狐狸的一个上午》一改以往的粗犷与奔放，用清新如民谣般的狐叙事，为我们在人性考察的形式构架、艺术审美、人文关怀方面提供了新视点。

小说故事洋溢着民间传奇、寓言的意味：在干旱肆掠的西部小村，身为捕杀狐狸高手的男主人外出找水，心怀“杀夫”之恨的孕产期母狐乘机潜进了他家，当同样怀孕卧床的女主人发现母狐不是来伺机报复，而是为了喝上缸里残留的稠泥水时，两个不共戴天的“女性”，由相互怀疑、猜忌、提防转入了彼此孕育生命的母性情感世界。女主人有意放纵着母狐蹲在缸口艰难取水的过程，但人、狐之间的心灵隔阂难以在这个上午达到人性与“狐性”的终极消解。女主人对母狐带来的杜鹃花百思不解，母狐也误解了女主人救助它的诚意。最终，母狐因惊吓过度，失足掉进缸里，女主人为了救母狐也掉进缸里呛死。在这个看似波澜不惊的上午之后，平时水火不容的众人、众狐见证了两位用死亡诠释真诚、真情、真爱的“母亲”最为奇特的葬礼，而作者给我们打开的思考空间，也逐渐从那个上午蔓延开来：关于人与爱、兽与爱、自然与爱、生态与爱。小说别出心裁的触角与涵盖，如久违了的一缕春风，让人嗅到了自然的清香。

为了展示人性的复杂性与人心的变迁，作者在短篇小说最难把握的情节、技巧等方面发力，力求呈现最佳的表达效果。小说通篇交织着丑与美、恶与善、恨与爱、漠视与悲悯、践踏与救赎、毁灭与诞生等重要问题，却被处理得举重若轻，含蓄舒缓。作者把艺术解构与魔幻传奇、物欲追求与精神寻找、人性陨落与灵魂救赎巧妙编织在一起，一面是“爱美”的人类对皮革的贪婪攫取，另一面是狐狸被动的生存方式和生命遭际；一面是缺乏主流价值观的社会变革对生命价值的巨大戕害，另一面是为生计而充当猎杀狐狸“刽子手”的底层农民的困惑、迷失与纠结。

曾经，女主人一度梦想穿上华贵的狐皮大衣，但当地目睹了丈夫活剥一只狐狸的全过程后，不仅阻止了丈夫的杀戮，还有意生在了在一旁偷窥的“狐妻”。为了让双方母性的大爱迸发到极致，作者大胆而合理地让两个“母亲”在于旱背景下，以求生的名义相逢，在“同病相怜”中捍卫彼此生命的尊严，于是，生命意识的觉醒顺理成章地上升到了爱的启蒙与回归。“狐妻”冒着风险“自投罗网”前，善意地搬走了女主人窗前发挥“警戒”作用的破脸盆，代之为女人喜欢的杜鹃花。人、兽共赏的杜鹃花在文中时隐时现，贯穿始终，既可判断为人性、“狐性”之间冥冥存在的纽带，也可理解为人、兽乃至自然界对美的崇尚和追求，其寓意巧妙深刻，以神秘的力量助推，加速了小说的现实冲击力。

小说对人性的另类诠释，颇具普世意味，不到万字的篇幅中涵盖了包括人类在内的自然生态法则与秩序，小中见大，气象不凡。

人性主题的另类诠释

□刘雷